頌天臚筆

頌天臚筆卷之十七

吳門布衣金日升茂生彙集

戮璫

兵部等衙門奏爲權璫罪狀已著　天討難容懇乞聖明亟奮乾斷以彰　國法以除禍本疏

臣等聞之書曰去邪勿疑又曰除惡務本自古聖帝明王御世之大權大法也葢從來姦宄亂賊之萌芟除宜早況在　掖廷密邇之

閒關係猶大過未彰而容之其發尤綏惡已

著而縱之其毒滋烈東廠太監魏忠賢竊弄

威福誣陷善良狠毒異常奸貪無比京城內

外謂之胥讒道路以月敢怒而不敢言蓋已

積有歲月矣今夫地震一日三告而　乾清

宮猶甚皆陰氣之蒙

上帝震怒亦以明示譴責矣特

皇上未知如副都御史楊漣列其二十四大罪

以　聞疏上之日京師億萬人手額稱慶歡

呼動天意

皇上一見必赫然震怒亟下所司鞫逮以振法紀不則亦投之四裔以禦魑魅乃乞憐之詞先邀

溫旨而于楊漣疏反加切責豈以罪無將法所不貸者猶念供事日久屈法寬假

皇上聰明天縱其于欺黨之狀當自燭照擲此時尤敢蒙蔽耳目而弄神通以致姑息養奸耶夫奸惡未經摘發尤畀微隱蔽以求自全一至摘發則無復顧忌如馬之卸轡一往而

不可馭如水之決潰四出而不可救勢則然
耳今前後左右靡非其所布置萬一內外交
構包藏禍心陰肆荼毒以逞異謀其將何以
待之語云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宗社安危之機
陛下不可不痛也臣等備員股肱惟事關重大
義不容嘿乃敢合詞上 請伏乞
皇上大奮乾綱早賜
聖斷將魏忠賢比照馮保張鯨事例如法重處

明正其罪則奸謀可消人心可安神人共快

而

宗社無虞矣

天啓四年六月初七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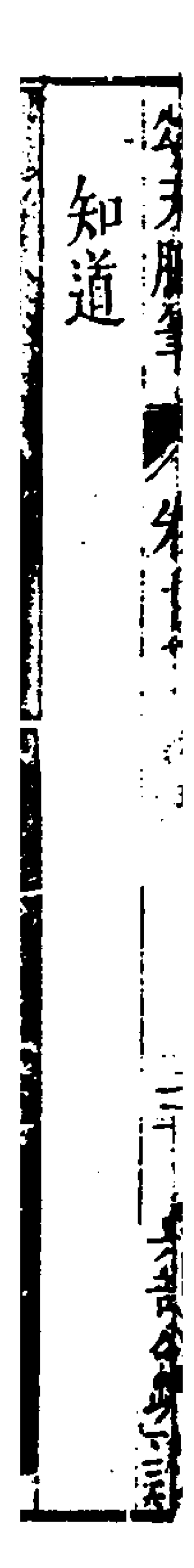
聖旨這事情屢有旨自明你每大臣公疏論奏

忠愛激切知非得已但宮闈嚴肅朕躬親政

事御下嚴明豈容左右專擅一切風聞附會

之言何得盡信中外多事卿等還當協心奮

力勤修職業共濟時艱不得以此過計該部



知道

撫寧侯朱國弼奏爲奸宦之罪甚明斧鉞之誅尚緩懇乞　聖明赫然震怒立賜處分以清蕭墻大禍疏

臣聞自古帝王之治天下自近而至遠自腹心而及四肢今

宸居之内腹心之中而有至惡至險大詐大奸如東厰太監魏忠賢者可令一日容于

堯舜之世耶　臣請盡其罪狀之尤于

君父之前可乎忠賢一閹宦豎子耳灑掃司門

乃

祖宗舊制　歷代禮若韋過優典兵預政幾危

社稷即我　朝劉瑾曹吉祥馮保等之變非

列宗英斷即時誅戮有不似漢唐之禍社稷者

幾希亦未若

皇上禮忠賢更優可不以此為殷鑒也　臣　以為

非

皇上之優忠賢乃忠賢惑蔽

聖聰自為優地耳擅侵票擬出　明旨于袖中

假托 絲綸玩

人君于掌上 不但閣臣無權恐

皇上亦不及知黑白不分 太阿倒置百僚無

以措手足萬姓無以保身家忠賢之罪豈勝

誅也孔子有云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

皇上冲齡登九五理萬幾可爲勞矣有 三宮

有諸妃可爲足矣忠賢逢

皇上以色喜迷

聖心以色障千金不惜百計圖維今日覔美人

明目獻美人豈不陰損

聖躬之精神顯加

聖德之瑕纇耶凡有一德于忠賢者出格寵用

有一慾于忠賢者矯　旨遂懲以

皇上之官祿爲巳之報功以

皇上之刑法爲巳之修慾辱去方正之鍾羽正

掩殺貞靜之妃嬪忠賢之威不但辱大臣贏

且震　宮闈矣宮闈之中止知有忠賢不知

有

皇上萬一謀為不軌操戈上殿人莫不從者念

及此大可寒心

皇上真孤立于上忠賢之家雕樑畫棟樓閣飛

雲馬成雲錦田連阡陌歌兒百數侍宦千餘

及其往碧雲寺也隨從不下三千人遇廢遇

廟無不施捨不過市惠沽名耳小民畏其威

勢有設香案以迎之者砲聲震地鼓角驚天

食前方丈內丁下嘗恐王者無以加矣人言

所費一二萬金臣想忠賢無賴棍徒困窮至

極中年閹割赤手進內此等金錢非侵盜庫藏即吞噬官民皆萬姓之膏脂忠賢用之如泥沙抄沒入官何止百萬以爲關門將士之餉亦可少緩司農之仰屋前者憲臣楊璉挺身骨鯁首疏糾之數以二十四大罪字字眞誠欵欵有據

皇上不允行而更切責之朝野駭愕謂奸宦遂計得矣嗣後臺省部寺諸臣疏滿公車正孟子所謂大夫皆曰可殺也都中人民聞忠賢

遷東廠無不接耳相告曰仔細魏閻王他不
管你好歹拿去就是大枷民不聊生大可憂
也即婦人稺子亦畏忠賢正孟子所謂國人
皆曰可殺也至于四海九州傳聞忠賢赫赫
之名炎炎之勢無不戰慄有奸宦如此
皇上不速誅鋤更加優寵養虎遺患冦在門庭
履霜堅氷其來有漸今日之忠賢猶可知也
異日之忠賢不可必也但軍民利弊許諸人
直言無隱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況 臣 受

屢　朝之恩列五等之爵休戚相關義難緘

默該臣叅看得奸宦魏忠賢昔者賭博之窮

徒今日蟒玉之貴宦不思効勤勞以答

聖恩專欲竊神器以快巳意惡叢枝節書南山

之竹而莫罄禍水奔流血東海之波而有餘

伏望

皇上大奮乾剛勅下法司將忠賢依律治罪以

謝神人之憤以除腹心之憂臣一腔忠赤不

避凶鋒亦知忠賢手能障天蔽日矯傳　朝

旨卽殺臣削臣臣何足惜然使普天之下千

古而後謂

皇上英明之主制于奸險之人誠足羞也更望

皇上自爲　社稷計自爲

聖躬計自爲　后妃計自爲百僚萬姓計臣愚

不勝祈懇待

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齋奏

聞

天啓■年■月■■日奉

聖旨日來言官章疏煩瀆念係職掌毋爲優容
朱國弼勳臣掌府不思宣力分猷輒敢妄行
瀆奏且方纔奏慰復來聒激好生狂肆着革
了任冠帶閑住還住祿米三年仍着錦衣衛
嚴查代筆書寫人役并掌家拏來刑究不許
縱容回護該部知道

撫寧侯朱國弼奏爲仰遵 恩詔直述 臣

情伏乞 聖鑒以信綸綍并糾賊臣罪狀

以祈處分以光

聖治事

臣 自束髮事

神祖以歷

先帝不以 臣 爲不肖擢掌中府印務凛凛奉職

三載于茲因看得原任東廠太監魏忠賢神

奸換月欺壞

昭代之紀綱霸政獨權生殺百僚之性命即
歷朝權惡惡未斯若臣世受 國恩攸關茅
土忍見猖狂無忌遂緘默不言乎因陳其罪
于
先帝之前蒙
先帝深恩不加臣斧鉞革任罰俸三年逮臣僕
并寫本人等下錦衣衛獄又革臣玉帶當臣
具疏之時但知有 國而不知有身即忠賢
置臣死地皆弗計也今臣之俸本年六月已

經過期三年矣該司畏其權熖爍天不敢具
題開復延至于今恭遇
皇上御極日月
聖明乾坤朗照頒布　恩詔內一款公侯駙馬
伯幷內外文武官員旗士人等其有因事革
去罰住祿米俸糧准照舊開支其干係內供
邊餉住俸者不在此例　詔內又一款武官
五品以上爲民與冠帶欽此臣之俸遵
先帝之旨久已應開又奉

皇上之詔載在明悉該司復自遞巡司農猶令

臣自題爲便計且武官爲民者

皇上尚念其祖父軍功不忍其子孫爲布素而

臣罪未嘗爲民蓋爵叨五品之上臣俸帶應

復又載在明悉矣況臣祖先臣明等歷五世

自

太祖高皇帝以至

武廟共百七十餘載皆抱開疆擒獲血汗元功

止得侯封一爵今忠賢何人視五等爲兒戲

耶項者

皇上乾綱獨斷逐忠賢歸第而又立奪其爵一

時長安歡聲雷動莫不頌

大聖人作用直可駕堯舜而超禹湯而密勿講

臣休休斷斷啓沃收功甚速一時有君有臣

即古之鹽梅舟楫何以加焉惟是忠賢之惡

雖前後諸臣娓娓言之然或止陳其梗槩或

未數其條件臣苦心既久冷眼頗真敬臚列

其實事庶執法者勘問有據而忠賢亦展轉

無詞夫忠賢惡之大者在勇于嗜殺人而臣又思古之奸賊未有不殺人而敢竊窺神器者也人有不愛功名者矣有不愛性命家族者乎愛性命家族遂不得不為忠賢用即間有譽言皆非得已啞子吞蘗苦對誰言

皇上倘亦欲聞忠賢殺人之毒焰不可嚮邇乎

臣請直言無隱　朝廷之設鎮撫司也原以察非常之變伸不測之威自忠賢當權而鎮撫司遂為忠賢洩忿倖功之衙門矣即如吏

部員外郎周順昌等一十二命諸臣旣罪當死明付司寇與天下共棄之豈不堂堂正正乎夜半片紙骨化形銷夫人命亦重矣而况乎若干大臣之命此何等事而可以一二獄卒朦朧了却自

祖宗朝以來曾有此事否耶則部臣所云誅鋤士類者此其實迹也　朝廷之設三法司也原以伸寃理枉持天下之平自忠賢當權而三法司又爲忠賢順指氣使之衙門矣即

先帝明明有不從重之諭而忠賢不聽也即法
司時有持平之請而忠賢不許也且如知府
劉鐸其曾呪忠賢與否不可知就使果呪忠
賢亦自有本等之律而以謀殺祖父母與方
景陽等同日棄市豈忠賢安然以君父自處
耶又如武進士顧同寅戲爲文一篇以諷忠
賢
聖朝寬政從不以文字罪人何至與孫文豸等
戩斬而寸磔其屍乎自

祖宗朝以來曾有此事否耶則部臣所云誅鋤
士類者此又其實跡也嗟嗟死者不可復生
矣即今南冠三木尚多纍臣雖諸臣被罪各
有原委或事屬曖昧或律無重科在言官原
自虐平且法律炳如星日但一經忠賢所羅
織便屬快心已甚之事法司執律而不敢爭
繫臣茹荼而不敢辯亦慘動
天地矣若夫覩朝紳如寇仇屠大吏如犬豕堂
堂縉紳而訛戈城旦者以數百計編氓削籍

者以數千計其死于縲絏如蘇繼歐等者不少矣此則摧折人才之實奪小民之利而開釁黃山使徽州之知府削髮爲僧兩縣之富民空邑他徙此則鑿削元氣之實緹騎遍天下搜括及遠年以致蘇州之殿官旗句容之逐縣尹歙縣之驅部臣此則褻越 國體之實五月之方司因應募而受司空之賞

青宮之保傅繇告密而理東廠之刑此則紊亂官制之實奴賊與我深仇而及其死也忠賢

乃遣人弔孝白送却無數金珠反取熉書一紙邊臣不奉忠賢之命敢徑爲之耶此則敗壞邊事之實又不惟是也喜則升九天則柳河之敗將以鐵刺而喬遷羨乾父一認之有靈怒則沉九淵則巡方之御史以封疆而論死雖法司三尹而無益見塑像而叩頭則統鎮可登時而總任在薊門而強項則監司且幾至于殺身凡此皆忠賢任喜任怒而不知其顛倒錯亂遂至于此若臣之所驚悸而不

敢言者則忠賢以人臣而睥睨王封用

天子禮樂之事

皇上試問禮科給事中葉有聲何以削奪夫非

爲人所逼不肯上封王之疏者乎再問翰林

院庶吉士楊汝成何以削奪夫非勸葉給事

不上疏者乎即

九廟神靈在上忠賢或未敢有此心而冀戴忠

賢者乃公然實有其事至于李映日李承祚

等又何恠其然乎伏乞

皇上速將臣疏下法司事事勘驗如一事不實
臣甘認說謊之罪若夫處分忠賢明正其罪
神聖自有妙用臣亦不敢贅言惟錄其惡跡之
實以備
聖覽至于臣罰俸之期已滿且奉詔應開玉
帶奉詔應復故敢冒昧以
請恭候
勅旨臣草疏既畢遍覓寫本人因前次書辦下
獄無有應者臣如不言恐曠沾

恩之詔臣不得已勉自繕寫其行頭字畫或有
差誤伏乞
聖慈垂宥臣不勝惶悚籲祝之至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三日奉
聖旨朱國弼俸帶即與開復這所奏魏忠賢罪
惡多端朕已洞鑒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工部都水司主事陸澄源題爲恭應　明

詔直陳利弊疏

臣伏讀　詔書一欵云一應政務　詔內開載未盡者其續議條奏其正士習糾官邪安民生足國用等項長策仍許諸人直言無隱

大哉

王言想見

皇上勵精圖治宏開言路遠宗堯舜近邁

列聖臣雖新進世受　國恩恭逢

聖主龍飛正是抒誠之日謹遵　明旨條列四
款惟采擇焉首曰正士習國有四民惟士稱
首以其明綱常知分誼也必　朝廷加意愛
惜養其氣節後可望其励勳比來士氣漸降
士節漸卑臺省庶僚不聞廷諫惟稱功頌德
爲事如厰臣魏忠賢服事
先帝贊籌邊務拮据大工亦人臣分內事　朝
廷論功行賞自有常典卽欲攸厚加等官至
都督廕及子孫至矣盡矣何至　寵逾開國

爵列三等蟒衣遍宗親京堂濫乳臭也

先帝聖不自聖每　詔旨批答必歸功厰臣而厰臣居之不疑外廷奏疏不敢明書忠賢姓名以盡廢

君前臣名之禮至祝釐遍于海內奔走狂于域中譽之以皐夔尊之以周孔且皐夔周公當時亦未嘗有是讚美惟漢代王莽稱功頌德者至四十八萬七千餘人忠賢既賢必不屑與之合轍而無奈身為士大夫者首上建祠

之疏以至市蠹儒梟在在效尤士習漸降漸卑莫此爲甚即如　大工敘功查得永樂十八年北京宮殿新成

成祖臨御受賀惟陞營繕司郎中蔡信爲工部右侍郎其木瓦匠頭金衍等諸人止授所丞而已今俱爲卿貳儼然乘輿開棍反欲臺省諸臣引馬避路陵轢蹴踏縉紳士大夫之戀官畏禍者亦甘心下之是夫匠之不若矣又如

欽差內臣總理庫藏不過稽查出入之數原與
別項部務無干乃體統相臨儼然在堂官之
上竟使戶工二部司官羅拜堂下侍立竟日
有識者爲之寒心至如外鎮內臣其待方面
有司之體更甚于此者士未嘗負　朝廷朝
廷何苦以奴隸待士且重以　勑諭森嚴束
之使不得不然也臣所謂正士習者此也糾
官邪者言路之責也乃近來言官緘嘿置奸
佞于不問如兵部尚書崔呈秀貪橫無恥僨

臺臣略悉實槩呈秀之惡罄竹難盡而以奪
情一事言之其
先帝時尤可藉口曰大工未竟也今大工竟矣
尚復竊據本兵彈射不顧此意欲何爲耶舉
皇上天語煌煌亦曰
先帝念殿工未竣屢　旨自明是亦未以兵柄
假呈秀矣且從來近例未有兼官呈秀初以
御史監工帶左都銜猶之可也今已晉司馬
矣尚不弃舊銜更何意乎臣竊料之不過欲

藉柏臺之威重壓制言官耳既竊兵柄復涉紀綱兇鋒可嚮邇耶且奪情之制原以墨縗視事況

熹宗皇帝在殯百官隨　朝尤自素服而呈秀公然紅袍玉帶坐明轎入衙門安忍無

君親一至于此推其心又何事不可爲夫天下有綱常而後　朝廷有法紀三綱絕矣安望法紀之立乎臣所謂糾官邪者此也何爲安民生則莫如愼刑罰

世宗設立三法司專理刑獄凡徒流以上必覆
審詳讞而後定罪蓋重之也今立枷之法罪
狀未明爰書未定而三四日內命已斃矣借
名輕刑置人必死豈 朝廷立法初意乎
皇上體如天之仁稟好生之念當必有惻然不
寧者 臣 謂宜一切報罷有罪者必下之法司
應斬應絞自有定律何至以未應罪之人立
斃之枷楊也又如設五城緝事衙門原爲京
師四方雜處奸宄易生欲以防奸之法止奸

而因以止奸之法安民有一經廠衛捕風捉

影株連蔓引且嚴刑酷拷有目不忍視有口

不忍言者更甚立枷之慘自今

聖主當陽無幽不燭謂宜亟照 先朝舊制以

緝事專責五城臣所謂安民生者此也至于

國用告匱極矣大工興建以來百方搜括近

以

先帝陵工又新開事例賣官鬻爵議捐議助大

損 國體括及胥役加派窮民更非井長策語

云省費不若省官今之勲廕冐濫極矣因二一
殿工廕及百執事定一狂虜賞及　中朝令
之籍金吾而佩銀黄者乞街塞路此不甚費
乎又如厰臣魏忠賢在
先帝時士大夫獻諛者倡生祠之説海内效尤
在在刱立計其費不下百萬忠賢旣以身許
國何苦以有用之財糜無用之役及今變賣
尚可得數十萬金　臣爲忠賢計決宜出此雖
曾奉　明旨云係

先帝賜額者照舊遵行然以

皇上轉圜厰臣謙讓當不難翻然易慮也臣所

謂足國用者此也凡此四端皆 明詔宣布

之欵亦

先帝所欲改而未及改之緒留以待

皇上者

皇上毅然立改不惟于天下甚幸亦宜于

先帝有光此微臣所以忘出位之禁而願以陳

之

堯舜之前者伏乞

皇上勑下所司施行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陸澄源新進小臣如何出位多言且言之不當本當重處姑不究以後再有瀆擾的定行重處該部知道

兵部武選司主事錢元慤題爲　聖治維
新羣陽見晛謹陳一得以消隱慝以息紛
嚚疏
臣
一介艸茅蒙
先帝廟之賢書授之課士臣自惟駑下株守一
經尤懼不堪兹又蒙　恩擢之曹署踵頂可
捐敢有自惜近者恭遇
皇上厲精圖治講筵日親大奸斯拔中外懽呼
謂堯舜復出臣雖微眇豈忍自負　明時不

爲芻蕘之獻原嘗誦詩至棫樸之章曰奉璋莪莪髦士攸宜至假樂之章曰百辟卿士媚于天子夫曰髦士攸宜則塌冗掃除之役不得而與也曰媚于天子則奔走權要之事無自而階也此成周有道之象也乃邇年以來百辟卿士不媚

天子而媚奸臣以至輿廝賤隸夤緣扳附立躋顯要玷列卿行汚濫朝署常伯有續貂之誚爛羊典關內之謠甚非

盛世所宜有也綱

維既隳廉恥日喪于是有滅倫絕義傷敗名
教如崔呈秀者幸
皇上大奮乾斷普炤離明鋤而去之曾不終日
人心世道煥然一洗然根源未淨竊恐蔓將
復生且滋蔓不除又慮禍機潛伏此微臣所
以寢食不安而願一曝其愚忱者夫呈秀之
敢于貪橫無忌者皆緣藉厰臣魏忠賢之權
勢呈秀去忠賢尤在 臣 所謂根源未淨者此
也忠賢以葑菲之材供綴衣之役

先帝念其服勤左右假以事權第出身微細目

不識丁不明上下之定分未知禍害之倚伏

威權所在羣小蟻附極重之勢漸成難返稱

功頌德布滿天下幾如王莽之妄行符命列

爵三等畀于乳臭幾如梁冀之一門五侯遍

列私人分置要津幾如王衍之狡兎三窟輿

珍輦寶藏積肅寧幾如董卓之郿塢自固動

輒傳　旨鉗制百僚幾如趙高之指鹿爲馬

誅鋤士類傷殘元氣幾如節甫之勾黨連衆

陰養死士陳兵自衛幾如桓溫之複壁置人
廣開告訐道路以目幾如則天之羅鉗吉網
書不云乎 臣有作福作威凶于有家害于有
國賴 天祐國家誕啓
聖明廓然大正然羽翼未除陰謀未散山禹涕
謀吉祥狂逞之變可漫焉不加意乎茲
者外議紛紜毎相揣度有謂
皇上恐割股之傷肌徐閤而未發者有謂
皇上念

先帝付託之恩欲曲全其所信者夫割股固足以傷肌而養癰又足以貽患利害所倚有若

睿機願

皇上決之而已若夫纘承之緒繼述之孝更則立更改則立改固不在區區形迹間也往事不具論即如

孝廟繼

憲廟而萬安尹旻輩斥不待日海宇頌之史冊昭昭曾不以此損孝德也且

皇上之念
先帝孰若與念
列祖在天之靈乎即
先帝孝
列祖無疆之洪業誕授
聖躬亦欲
皇上闡澤紹休以光
先烈原非爲忠賢一人之私寄也且
先帝念忠賢有驅使之微勞聞譽言之日至豈

料其趨附之至此威權之至此使
先帝而蚤知其假竊之若是亦必有以處忠賢
矣即忠賢蒙不世之遭受非望之福亦不料
事勢之至此使忠賢而轉念及此亦必有以
自處矣昔徐福請殺霍氏之權以全其宗使
漢宣早聽之必無山禹之變曲突徙薪之言
是爲千載口實今日
皇上念忠賢之微勞而貸其不死亦宜勅歸私
第散死士輸蓄藏使 内廷無厝火之憂外

廷無尾大之慮彼魏良卿輩既非開國之勳
又非從龍之寵安得玷茲茅土汚此彝章亦
宜速令解組褫紳長爲農夫以沒世俾其家
人父子擁陶白之貲而享喬松之壽是
皇上浩蕩之恩忠賢自全之策矣至如告許獲
賞之張體乾假鍊騾貴之楊寰夫頭乘轎之
張凌雲委官開視之陳大同號稱長兒之田
爾耕寧國契友之白太始龔翼明等凡爲忠
賢之爪牙鷹犬者俱令　廷臣明暴其罪或

加誅殛或行屏放令奸黨肅清九流澄澈人情安士氣振如此而復有嚚言瀆聽市美邀利者惟

皇上褫斥之又誰敢怨苟巨慝未去隱禍未除而欲臣子避聒瀆之誅遠出位之誚容身固位則得矣其如仰負

聖主何抑臣又有說焉古者君臣喜起一堂賡歌迭唱民隱國䘏俱得以清晏陳之晩世金門九閽遂有黎丘之詭狐蜮之假玆遇

皇上銳精圖治臣竊以爲宜復

祖宗舊制平臺煖閣不時宣召大臣軍國利弊

臣下賢否咸得面陳俾假托者無所售其奸

以示重立威而上下之血脉長流矣臣不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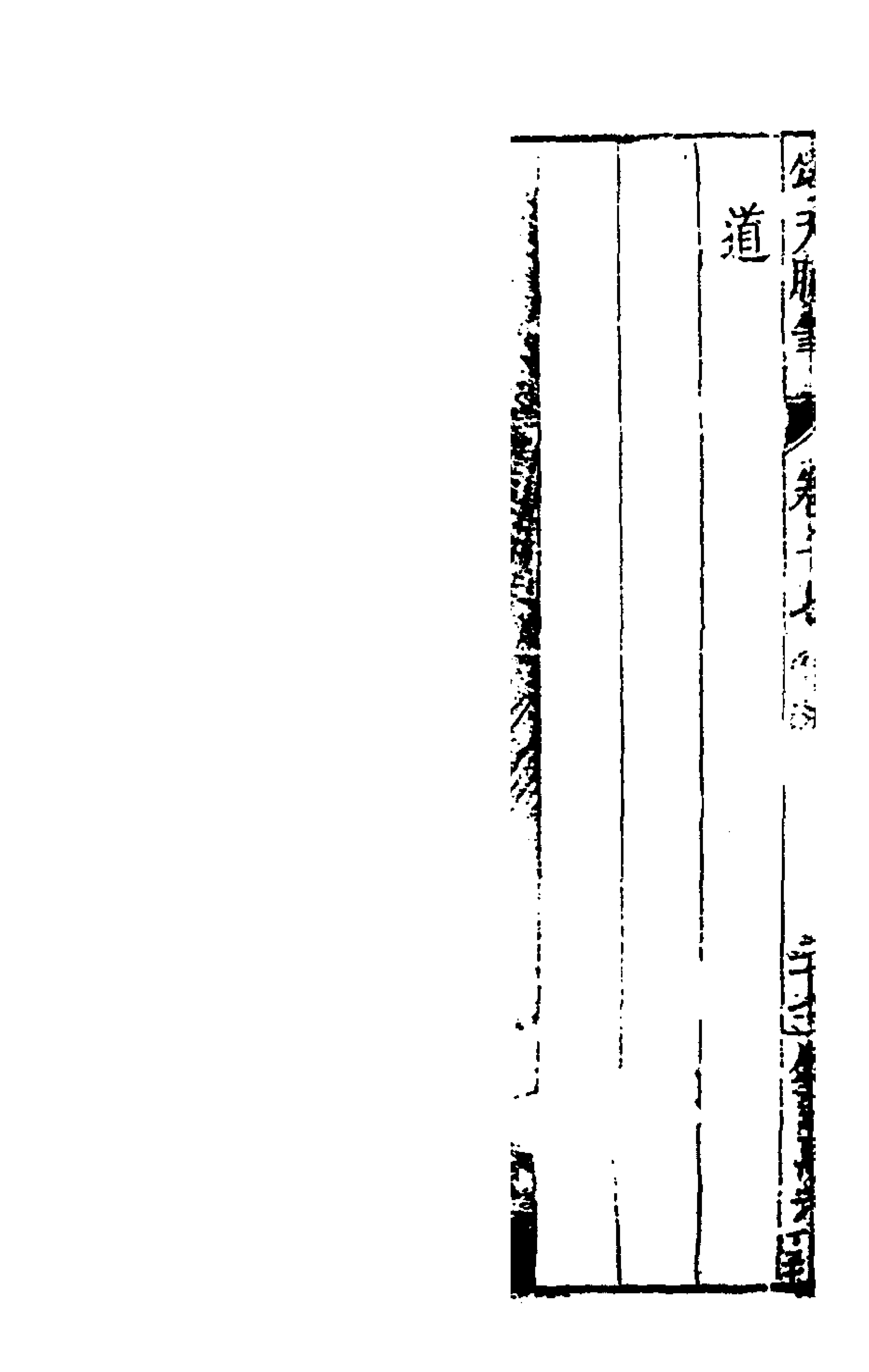
激切待

命之至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聖旨這說崔呈秀等朕自有獨斷前已有旨了

錢元愨小臣如何又來多言姑不究該部知



道

浙江嘉興府嘉興縣恩貢生錢嘉徵題爲
請清宮府之奸以肅中典之治以扶三百
年來士氣疏
臣嘉徵草茅賤士世受　國恩讀聖賢書傳
家惟忠孝二字可以上報
君親竊見權奸肘腋道路寒心如東厰太監魏
忠賢者可容一日逭四凶之誅寬魑魅之投
畀哉臣雖幺麼敢不避斧鉞爲我
皇上陳之

一曰並帝

大行皇帝六龍在御天無二日而阿附諸臣凡有封章必先關白忠賢至頌莽功德必以上

配

先帝及奉　俞旨必曰朕與廠臣從來有此奏體否滔天之罪一也

二曰蔑后

大行皇帝之中宮天下臣民之母后也皇親張

國紀未罹不赦之條聞之

先帝令忠賢宣
皇后而忠賢滅　旨不傳至
皇后當
先帝御前面折逆奸遂羅織皇親多方欲置之
死賴
先帝仁明祇膺薄譴不然幾危中宮滔天之罪
二也
三日弄兵
祖宗朝不聞有內操之制忠賢外脅臣民內逼

宮闈操刀厲刃砲石雷擊謀圖不軌賴

九廟有靈潛消睥睨滔天之罪三也

四曰無君伏讀

高皇帝垂訓中涓不許干預朝政蓋鑒前代之

失垂後世之戒至法程也乃忠賢箪國重事

一手障天立仗之馬必斥吠堯之犬必庸薑

毒縉紳蔓連士類凡錢穀衙門邊腹重地漕

運咽喉多置腹心意欲何爲滔天之罪四也

五曰尅剝藩封夫桐封大典皆金枝玉葉自

宜從厚所以體
祖宗之心以光
先帝孝治者也今瑞藩惠藩桂藩一時之國其
莊田賜賚合三藩不及福藩之一而忠賢封
公侯伯之土田揀選膏腴不下萬頃是
祖宗本枝百世之親又不若一豪悍之家奴滔
天之罪五也
六曰無聖
至聖先師爲萬世名教主配天而享太牢雖歷

代帝王踐祚必先躬親釋奠忠賢何人而敢
建祠太學之側乎實逼處此以刀鋸之餘孽
而擬洙泗之俎豆至八月二十一日陸萬齡
等起工營祠而
先帝遽以次日賓天亦可爲凜凜矣滔天之罪
六也
七曰濫爵夫非軍功不侯官制凜然
祖宗朝封公者除魏國定國英國成國黔國之
外雖開平之偉績尚止一侯今忠賢竭天下

之物力而佐成三殿以致激變江南幾成斬木揭竿損　朝廷威望而公然襲上公之封覥不知省滔天之罪七也

入曰掩邊功自奴酋犯順以來墮名城俘士女殺大將神人共憤今未恢復尺寸地即寧遠之捷差強人意袁崇煥快十年未雪之忿功未克終席不及煖而忠賢虛冒邊功封侯封伯假使遼陽廣寧開鐵復歸故籍又將何以酬忠賢功乎且諸文武臣出死力以捍圉

忠賢居樽俎以肙賞致豪傑爲之短氣消天
之罪八也
九曰朘民夫　國課額不過四百九十萬況
經連年水旱東西交訌或流離轉徙或哨聚
萑蒲以至仰屋司農告竭水府而天下府州
縣之　請建祠不下百餘所計一祠之費不
下五萬金豈四民所樂輸皆阿附之奸排門
比戶敲骨剝膚而出之者鄭俠之圖可憐揚
雄之頌日上即此糜費之金錢孰非　國家

之膏血滔天之罪九也
十日通同關節夫設科取士愼重關防而揭
榜在二十六日拆卷在二十四日爲忠賢所
私者帖出之名復上賢書貪緣要請不可勝
數此下第之劉蕡所籲天叩閽莫援
祖宗朝考官劉三吾等故事翹首
皇上覆閱而逡巡躑躅者滔天之罪十也凡此
十罪有一于此駢首夷族而況種種無法無
天萊傭灶養叨世襲于

皇家乾兒麼子聯衿裙于紳族魏撫民乳臭而班冠京堂田爾耕武弁而富過金室

皇上試問忠賢彌留之旨何人僞傳太府之藏何故若掃其何說之辭雖罄南山之竹不足以書其奸狀決東海之波難以洗其罪惡伏乞

皇上獨斷于心 勑下法司將魏忠賢明正典刑以雪天下之憤 以彰正始之治庶

二祖列宗欣慰于在天千秋萬世頌禱于彤管

政治之美與天無極臣自知冒彌兇鋒勢同
歷卵願將一介微命仰答淸埃使後世讀史
者謂
聖主當陽有敢言之士爲死何辭
天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奉
聖旨魏忠賢專體廷臣自有公論朕心亦有獨
斷靑衿書生不諳規矩本當重處姑饒一遭
該部知道

行自甘長安三尺兒童誰不掩口至若京卿
等官其不遵例循資者更不足道夫車載斗
量充衢塞路矣即如臣所知者陳大同一書
掰丘集鳳一白丁張夌雲一夫匠耳大肆貪
鑽公然開棍與九列齊驅矣彼縱籍口大工
若輩何功可錄以至沐猴而冠令一部縉紳
幾成戲譜也所以濫觴至此者良由忠賢欲
自爲地假　朝廷之名器爲招權納賄之媒
而即借破例之私恩成其僭踰亡等之志試

問忠賢有何開國元勳有何奉

天大烈而乘

先帝大漸之時急急分茅索劵廕族封侯將

列聖章程委之無用耶而官方寧不憒越也何

謂魚肉生靈、國家設三法司之職置刑以

懲不軌原不得已而用之故曰明允曰欽恤

曰軫念曰簡孚古之帝王並于萬死之中求

一生之路乃忠賢則大有異焉廣布戳番詭

名訪緝彼倉功罔利者大都捉影捕風迫至

叅送刑曹而苦拷之下羅織既成肢體殘毀

臣每于訊鞫間見罪應遣戍者反求斬絞葢謂斬絞監候尚有生時而戍者百棍之加竟無死所矣今幸

皇恩肆赦無辜者共快餘生矣然猶有備于威壓阻于避嫌抑或有腦朒于前 旨之森嚴而未敢輕議者三尺錮人于

聖世羈臣豈之覆盆八議不及于懿親

皇祖能無抱慟論至此夫且寃慘通天而生靈

焉得有寧宇也何謂消耗物力自邊圉多警大工建典以來財用萬分告匱矣加派不已繼以捐助又加之搜括抽扣甚至不得已而通事例以濟燃眉小民剜肉醫瘡當事捉襟露肘此何等時候何等景象忠賢果有爲

國爲民之心宜痛加節省迺妄自誇功希圖尸祝而無恥之崔呈秀輒首于上言德政之禁以建祠之說申之從此海內如鶩如狂竭萬姓之筋力脂膏各爭勝于祠宇啓聖可名

射圃可拆計一祠之費不下數千金總計環海內外之祠何止數十百萬金有較　三殿之經營而費更不貲工更神速者今天下尚堪此糜費耶況又不寧惟是外鎮之差驛騷旁午里遞疲于車馬有司困于應酬地方苦于添派所過處雞犬不寧所住處人民思竄此際蕭條離散之象真有鄭監門不盡于繪圖賈太傅難摹其痛哭者時事尚忍聞尚忍見邪而物力寧無消耗殆盡也嗟嗟自有忠

賢以來而數百年竪齊之世界翻爲混沌之
世界數百年休養之生靈變爲愁慘之生靈
一時蠅營蟻附輩但知有忠賢呈秀而竟不
知有
先帝此兩奸者以爲
先帝之功臣乎實
先帝之罪人乎豈惟
先帝之罪人亦
聖祖神宗之罪人天下萬世之罪人也恭遇

皇上聰明睿智日月重朗天地重寬且夫共游

正直之途仰見唐虞之盛矣但呈秀已去業

大慰天下之人心而忠賢未除尚伏清時之

大蠹臣以小臣分司法紀幸逢不諱之朝自

忘越位之罪不覺冒昧直陳如此伏乞

聖明天斷施行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奉

聖旨魏忠賢已有旨了該部知道

工科都給事中　題爲　君側之神奸已除　祖宗之大法未立謹再悉罪狀以祈　聖斷疏

臣

聞

聖主之去惡如芟艸然既拔其根而後無復蔓延之日矣若兵部尚書崔呈秀太監魏忠賢巳經　臣　等交章彈劾無非欲掃清

君側乂安

社稷欣蒙

皇上神明獨斷　特降命旨驅呈秀令會勘具
奏正罪日矣惟是忠賢准其私宅閑住削奪
三爵時而猶振以錦衣尚有未盡其辜者臣
試以陳
祖宗之法而忠賢之罪　立賜誅僇尤有五焉
敢再為
皇上一剖悉之夫中官不許干預　朝政
祖訓森嚴忠賢矯傳　中旨令閣部該司閱視
工程每至工所大言無忌非曰其官當外轉

其官當留用則曰某兵馬當調遣某錢糧當
那借甚至將已票紅本帶出從閣臣改票欺
君竊柄威福自擅紊亂　朝政莫此爲甚其當
誅者一　朝廷列爵惟五以酬元勳忠賢即
有微勞止應賞賚而已聽崔呈秀等擁戴輒
敢攘竊　封典鐵券疊頒魏良卿何人乃居
然簪纓設券毫無顧忌令滿　朝文武吞聲
而不敢言可謂月中有
先帝乎且也各建府第破千家之産撥給贍田

僭分茅之榮此其當誅者二 國朝留重懿
親誼至厚也 皇親張國紀乃
先帝中宮之父斤斤自守聞因 中宮斥辱客
氏觸忠賢之怒差東厰振刷緝訪無干事體
羅織國紀制其死命幸 中宮控訴 御前
僅以身免可謂目中有
先帝乎謀害未遂復授意腹心代雪前恨舊府
丞劉志選當先逢迎疏叅國紀回籍不啻疾
風之掃黃葉捨正點陪豈曰無因甘受上賞

而不顧厲夫之羞矣此其當誅者三人命之
條載在律例即情眞罪當尚開一面况無罪
耶　皇親李承恩乃
世廟親典寧與公主駙馬李和之子襲授錦衣
衛指揮加陞後府右都督職銜素無過端因
得罪忠賢討圖傾陷力主承恩僕隷陳才揑
告擅穿龍衣玉帶等情刑拷妄招誣服大辟
以　公主欽賜之物坐承恩違禁之罪于法
爲宜斥于例爲當宥伊時有犯官揚州知府

劉鏗以他事繫獄偶爲承恩㘭地稱寃聞之
忠賢忽動殺機授意腹心都督張體乾假借
緝訪揑誣詛呪重臣辨不得白斬鏗于市至
今寃鬼夜號天日俱慘知府可殺皇親可寃
寧復知有忌憚乎此其當誅者四　國家設
兵備職捍禦封疆名位等矣忠賢即勢焰滔
天于邊臣無相臨之分既生祠一塑像又何
當搢紳禮拜前有遵化道耿如杞薊州道胡
士容皆因不拜生祠觸忌忠賢矯　旨逮繫

送鎮撫司拷訊一坐以剋軍激變之罪一坐以監盜倉糧之罪並推典刑含冤莫訴時荷

朝會審時人人矜憐而終不敢開一生路何怪乎緹騎四出橫肆殺戮輕人命于草菅乎

此其當誅者五忠賢有此五大罪而

皇上猶待以不死或以

先帝襄事未竣姑有俟于他月乎 臣 竊謂忠賢

欺

先帝誤

先帝負
先帝信任之意正
先帝之罪人也伏乞
皇上速賜　宸斷將忠賢與良卿立肆藁街而
崔呈秀待會勘明並付正法典刑庶幾可以
清
君側之奸而
祖宗之法正矣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七日奉

聖旨覽奏所列魏忠賢五罪足悟人心堪稱權奸鉄案内李承恩羅織擬辟着與寛宥劉志選已着削籍耿如杞胡士容俱有旨了該部知道

上林苑監典簿樊維城題爲逆璫反狀宜
誅衆正沉究宜白懇祈　聖明急賜裁斷
大破藩籬以杜亂萌以新　泰運疏
臣
伏覩
皇上月朔頒曆陰霾立散瑞日呈輝且爲
聖天子當陽除舊布新之象即稔惡逆璫魏忠
賢呼吸斥逐并降其公侯伯之胄爵且撤回
各處内鎮除其盤據黨援此亦何異大舜四
凶之殛孔子兩觀之誅宜得　天心效順人

願服從薄海臣民共慶有道萬年之長祚也
然臣愚以爲忠賢專擅多年羽翼牢固比
先朝逆瑾之蓄謀幸未及反而磔死于市吉祥
之反側因奸黨石亨之誅而危疑決裂者也
今首附忠賢之奸曰呈秀雖未誅而已逐矣
而如呈秀者不止一人也諸臣攻忠賢者又
章滿公車而度忠賢此時之心必搖搖如懸
旌不能頃刻安者也夫吉祥之所與反者止
一昭武伯曹欽耳而忠賢則親侄裝三爵假

兒徧金吾
皇上不立賜誅夷止出之私宅使得徐爲布置
又魏良卿良棟魏鵬翼雖奪爵土尤襲弁衣
況忠賢私養甲士近者有萬人外不立名于
樞密內非屬籍于團營都中橫行鮮衣怒馬
臣誠慮其一旦且憤奪爵之多失職之速與
夫親侄假兒邪謀非望用其蔽國之財誘其
敢死之士將有吉祥曹欽夜火長安門之變
而倉卒忽發者也故臣竊爲

皇上討莫若著其罪而早戮之臣非欲
皇上殺不辜也第據法而正刑耳臣按大明律
内一欵凡文臣非有大功勳于國家而朦
朧奏請輙封公侯者當誅官吏及管封之
人皆斬況良卿良棟鵬翼一白丁乳臭之兒
又非有官職者此何功何勳而忠賢朦朧請
先帝之命又不審官吏之蔽也又謹按律内一
欵詐傳詔旨乃斬首今年八月二十一日
二十二兩月正

先帝彌留之際一切批答旣非中傳
懿旨而誰爲出令也忠賢在此百口難辯矣姑
就其次者論之凡謀害　皇親致死者律當
何罪若而忠賢于
熹廟皇親張國紀則擠之不死而勒令
神廟皇親李承恩則誣以不法而羅織論死矣
且律無罪殺人者應得何罪而忠賢紐誑語
扇頭之詩入劉鐸以誹謗旣誅之不得又聽
私人張體乾之譖而謂其咀呪大臣使立而

斬之律有此罪名乎又按律奸邪進讒言左
使殺人者其罪矣若乃忠賢使鎮撫司許顯
純楊寰等杖死諸臣非讒言乎以二十四罪
之疏而殺楊璉繆昌期矣繼而萬爆疏請廢
銅觸其貪婪之忌密捕而楷殺之亦已甚矣
何至于楊繆株連若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
顧大章高攀龍左光斗而并殺之也尤未已
也蘇杭織造太監李實科求不遂揑 奏多
人而遂緹騎四出捉拿周起元周順昌黃尊

素李應昇周宗建等而一案幷命矣則何刑

也耿如杞不拜忠賢生祠而遂陷以大辟胡

士容觸怒差過內使而亦坐以貪贓姑無論

坐入其幕卽憲臣大體驛遞蒙驗有之理乎

前高陽知縣唐紹堯執法定冉世魁之罪而

忠賢獲世魁暮夜之萬金誣清平之吏爲受

賄下獄拷追趣令其死向非輔臣深察其冤

而出之亦爲圜土之鬼矣　天道神明一人

不可以殺而況殺十餘命仗節守義之臣乎

今未死者尚可原而釋因有才者或見而在
位獨死者不可復生寃者莫之或伸愚以爲
皇上欲激天下忠烈之忱厲士紳讜直之氣莫
若速將楊璉萬燝諸臣分别優䘏布告中外
以慰忠寃以振士節而忠賢良卿良棟鵬翼
張體乾許顯純楊寰賞罰之公以洩神人之
憤至若忠賢當日欲擅大權先除善類創爲
東林黨人之說幾同宋世元祐之碑以陷舉
朝不附已者以誣罪欲去正人唯一則曰門

戸再則曰邪黨更無事故致之以楚蜀之才如楊鶴賀逢聖梅之煥晏清汪如亨石萬程趙維岳李長庚蕭毅中去矣吳越之才陳仁錫文震孟姚希孟張鼐錢謙益蔣允儀錢士升方逢年虞廷陛去矣秦隴之才如劉茂劉芳孫必顯楊世芳去矣豫章閩廣之才如姜曰廣章允儒黃道周鄭以偉蕭命官劉先春樊尚燝陳熙昌陳子壯袁崇煥亦去矣此皆

臣所及知者也而不及知者又未得悉數也

最可笑者發策所以取士而譏切宦寺可加剷奪乎乃遂廢程文誠一字不識者矣黜陟自是兩途而銓部遷差可妄斥免乎乃遂阻嚮用誠獨一手障天者矣況乎卿貳之疏及于輿儓節孝之高列于開納私軍白晝而肱篋市棍無端而錦衣其壞朝綱而亂風紀又亘古僅有者乎昔逆瑾既誅凡所改正者吏部奏二十四事戶部奏三十餘事兵部奏十八事工部奏十三六事今忠賢賣亂典常虧損

國體奚啻逆璫故態是又所當速　詔六卿

條　奏釐革者也夫無仁賢則國既屏技彥

當庸權奸既誅法紀宜振誠加意于此數者

而　宇宙煥然一新伏見　唐虞中天之盛

際矣抑　臣　又有說焉忠賢所積之財雖董卓

郿塢莫加者也而閹其半盜公帑致　歷朝

寶玩盡在其家誠得籍而還之大有足以裕

九邊數歲之餉寬三農加派之征軍民矯首

頓足誦

皇仁之浩蕩矣忠賢所養之兵自魚朝恩監軍未有者也而闖屢劫禁城至京兆信牌久緝不獲誠得驅而散之邊陲足禦醜虜鹿粱之虞免 神京豕突之變大小樂業安居仰

神武之不殺矣至若忠賢假借遼警設内操引用私人自爲防衛不知

天子守在四夷何陳兵于殿陛 盛世不生戎馬敢較射于 宮闈所當以次調遣南京及

諸王府邊郡宿衛巡邏之用者也 臣 再願

皇上法

祖宗舊典于平臺煖閣不時　召見大僚儒臣

面商軍國重務無但票擬傳宣使左右爲陰

陽之市而外廷模稜影響得卸其擔也臣么

麼無識不足以恭膺　明詔然都中久傳欲

疏逆璫喜忌不同臣恥于未告

君而妄受懲名上臣久爲直陳遷謫晉太常輙

敢獻其狂瞽伏乞

皇上俯垂　睿覽倘其言可採擇願速　勑閣

部科院酌議施行

天啓七年十一月初十日奉

聖旨這本說魏忠賢擅威憑權諸惡狀甚悉巳

經處分落籍諸臣巳有旨從公分別具覆該

部知道